

我的父親袁世凱

●袁靜雪

庶出葬母與兄交惡

我的父親袁世凱，生平事迹已有許多書刊記述，但是他的個人生活，他的家庭以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動，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三個女兒，應該在這些方面提供情況，以便讓世人更全面地認識他。下面將要談到的，有的是我聽父親說的，有的是我聽母親們、哥哥們說的，有的則是我個人所經歷和目睹的。不過，我父親于一九一六年死去的時候，我只有十七歲，加之我們那樣一個封建家庭對我們管束得很嚴，使得我與外界的接觸很少，因此我的所見所聞是很有限的。也由于這個原因，我的敘述不可能完整、系統。而且事隔多年，僅憑個人追憶，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在敘述的時候，倘要涉及一些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多費筆墨就顯得累贅，所以或是從略，或一筆帶過。

我的父親袁世凱，字慰庭，別字容庵，清咸豐九年陰曆八月二十日（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生于河南省項城縣的袁寨。他是我祖父袁保中的第四個兒子。我們家是按規定的字來排輩份的

，從我祖父起，按「保、世、克、家」四個字往下排。我祖父袁保中是縣里的大紳士，一生沒有做過官。當捻軍在河南活動的時候，他曾和縣里的鄉紳們一道辦過團防。我的叔叔袁保慶會隨同袁甲三（清朝所謂「剿捻名將」。保中、保慶都是他的侄子）辦過團練，還在河南、安徽一帶攻打過捻軍，最後的官階是江南鹽法道。

我父親的兄弟姊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餘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親的生母是劉氏。在我父親出生的當月，我的叔祖母——保慶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個兒子，但生下不久就死去了。我祖母劉氏在生了我父親以後，奶水很缺。可是牛氏的奶水却極其充足，因此就由她把我父親接過去餵奶。我父親小時候很能逗牛氏的喜愛，牛氏對他視同己出。後來，由於我叔祖父的妻妾都沒有再生養，所以我父親就過繼給他，做他的嗣子。

我的伯叔們，除了三伯世廉做過官以外，其餘的都在家當紳士，沒有外出做過什麼事。後來，我祖母劉氏死在天津。當時我父親任直隸總督。他請了假，搬運靈柩回轉項城安葬。但是我的

大伯世敦，認為劉氏不過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墳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墳所的地邊。這本來是合乎那個時代的「禮儀」的。可是我父親却和他爭執了很多次，由於大伯堅決不答應，最後只得另買了新墳地安葬。從這以後，我父親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來。還由於這個原因，以後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項城老家，直到我父親做了總統，他們老兄弟倆還是不相聞問的。

當我父親八歲的時候，他的嗣父保慶到山東候補。我父親第一次離開了家鄉，隨着嗣母牛氏前往濟南。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入塾讀書。開蒙老師是王志清。後來，他的嗣父調任江南鹽法道，他也就和嗣母隨着到了南京。他人極聰明，但是不肯好好念書，經常外出玩耍，喜歡打拳、騎馬、下棋、賭博。他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喜歡騎着馬四處遊玩，南京的名勝如清涼山、雨花臺、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馳騁的好所在。也就在那個時候，他就能夠很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馴服的烈馬。我父親後來的棄文習武，不能不說是與此有關的。他的嗣父有一個很得寵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不和的。我的父親當時年紀

(一) (本文插圖刊第6、43、44頁)

小，却能够在這兩個人中間設法調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歡他，並且還在他們丈夫的面前，掩蓋他那不好讀書、不務正業的種種行爲。後來他的嗣父死在南京，他才隨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項城故鄉，那時候他已經十五歲了。

在以後的幾年裡，我父親始終跟隨着他的從叔父袁保恒（他是袁甲三的長子）。大致的情况是這樣的：在我父親回到項城的第二年，袁保恒從西北回來了。他看到我父親的相貌，聽到我父親那擅於應對的口才，非常喜歡。那時候他正在西北幫着左宗棠辦理軍務，因此就把我父親帶到西北去了。後來，他調到北京，再調到河南開封幫辦賑務，都讓我父親跟在他的身邊。他的想法是：我父親如果長久住在項城，容易見聞寡陋，不如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擴大眼界；另一方面還可以督促我父親用功讀書。在北京的時候，他曾經請了幾個比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親學做文章，學做詩，學寫字。但是，我父親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特別是對當時的八股文不感興趣。他所喜歡的，却是那老師們所禁止閱讀的四書、五經以外的一些書籍。他讀書的成績雖然不好，可是他的從叔父讓他辦理一些事務的時候，却突出地顯示了他的才能。

過了不久，袁保恒在開封病死，我的父親再次回到了項城。那時候，由於他喜歡多事和好出風頭，所以雖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並不算好，却聯合了一些讀書人，組織了一個文社。這個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費用，都由他一人負責籌辦。大家就由於這個緣故，公推他爲文社的

負責人。因此鄰近各縣的許多讀書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當時，徐世昌正在淮寧縣署里做着塾師，在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後，就專程前來拜訪。兩個人見面暢談，極其融洽。特別是他們對於反對八股文的意見，完全一致。後來，徐世昌準備進京應試，我父親曉得他的盤費不足，就資助了他一些錢，使得他順利地前往北京。這便是我父親和徐世昌訂交的開始。

在這期間，我父親曾先後應過兩次「童子試」，都沒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過去所做的詩文完全燒毀。後來，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曾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會銜奏請停止科舉。這個害人的科舉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廢除。我父親以後經常談論這件事，他認爲這是他一生中最高興的事情。他說，他是從小就痛恨這種科舉制度的。

捐官錢光投軍赴韓

但是，在當時的環境裡，大家公認科舉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他既然沒有考中，爲了謀取一個進身之階，就不得不另想其他辦法。他所想的辦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劉氏、嗣母牛氏，看到他這個想法，就拿出他們自己的私房錢，幫助他進京謀幹。可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

正事擱在腦後，一味地講吃、講穿、講玩樂。有一些腥賭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認爲可欺，便合伙引誘他去賭博，把他所帶的錢都給贏去。他官既沒有捐成，錢又輸個盡淨，正在落魄無聊的時候，恰巧遇見了已經考中了進士、做着京

官的徐世昌。徐向他問明究竟，便資助他回轉項城。後來，我父親從來不准家裡人在平時賭錢，大概就是由於他本人受了這次教訓的緣故吧。

我父親二十二歲上回到項城。這時候他對於科舉一途既已絕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於是決定棄文就武，到山東投奔慶軍統領吳長慶。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謀事。上海是當時最繁華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領略一下這裡的風光，另一方面也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謀事的機會總要比較多些。但是，他營謀了一個時期，始終沒有成就。那時候，他一個人住在旅店裡，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結識了一個蘇州籍的名妓沈氏。這就是他後來所娶的大姨太太。他們兩人見面以後，情好日密。沈氏勸他及早離開上海，另謀出路，並且資助他盤費，鼓勵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備酒送行。席間對他說明，在他去了以後，她立刻就自己出錢贖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負。我父親聽了以後，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別。後來，他隨吳長慶到了朝鮮，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當他由上海前往山東的時候，無意間在旅途中遇見了阮忠樞。由於他們同行同宿了幾天，因此互相結識。通過交談，他知道阮忠樞將進京候試。他也將自己的家世和現在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阮忠樞，阮又幫助了他一些川資，然後才依依作別。別後，我父親還直到了山東登州，向吳長慶投效。那時候他已經是二十二歲了。有的人說，我父親到山東投軍時，曾冒昧地攜帶了他父親的舊部幾十個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吳長慶對他

的印象很不好。這種說法，大概是不確實的。要知道，他由項城老家出來以後，是經由上海前往山東的。這麼多人，如果和他一道繞道，他在舉目無親的上海是無法安置這些人的；何況他本人還先後受過沈氏和阮忠樞的接濟，他又怎麼能夠有餘錢供給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親自從到了慶軍，對於軍隊上的一切事情都特別有興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這個途徑幹下去，以便爲自己將來的建功立業打下基礎。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辭勞苦，從而漸漸地取得了吳長慶的好感。

有一次是舊曆年，營中循例放假三天。大批的士兵們有的在街市上開逛，有的就在營中聚賭。那些士兵賭着賭着，偶然一語不合，就互相爭吵起來，最後竟發展到彼此開槍的地步。事情越鬧越大，雙方各有幾十人參與。他們互相射擊，互不相讓，因此雙方都有一些人負傷。正在這營中秩序無法維持的時候，我父親聽到了這個消息。他想到各營營官大部分已經回家過年，如果不立刻設法制止，那麼鬧來鬧去，事情就無法收拾。他當時靈機一動，假傳統統的命，帶領一些親兵趕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後，他立即把爲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這場糾紛就此平定下去。事後，他向吳長慶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並且就自己「專擅殺人」一事向吳請罪。吳長慶不但不責怪他，反而獎許他的臨機應變之才，叫他爲營務處幫辦。

駐戍朝鮮嚴整軍紀

過了不久，朝鮮發生內亂，清廷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派吳長慶率領全軍入朝。我父親也隨軍前往。從此，他就前後在朝鮮住了十二年。

慶軍進入朝鮮後，紀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搶劫朝鮮居民的衣服食物，甚至還時常有強姦民女的事情發生。朝鮮人民對此感到萬分痛苦。這時，駐在朝鮮的日本方面的人員，對慶軍軍紀敗壞的情形也異常不滿。我父親認爲這種情況如果再繼續下去，必將招致朝鮮人民的反抗，同時也會引起日本方面對我們的輕視，結果「救援」朝鮮的使命勢必難以完成。因此，他便向吳長慶建議，一定要嚴加整頓。可是吳長慶却認爲孤軍遠征，身處異國，如果操之過急，怕釀成其他變故，不易收拾。我父親一再向吳說明利害，同時自願擔負這個責任。吳長慶終於同意了她的建議，並提升他爲營務處總辦。專門負責整頓軍紀。他奉命以後，首先從各營抽調一批比較優秀的官兵，組成一支執法稽查隊。他親自率領，日夜巡查，遇到那擾害朝鮮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梟首示衆。同時，他還讓執法稽查隊的官兵回到本來所屬的各營，分頭宣傳說明。從此，營中紀律就出現了一片嚴整的氣象。

在吳長慶駐軍朝鮮期間，我父親曾奉命替朝鮮國王編練過一支親軍，名爲「鎮撫軍」。此外，他還經常代替吳長慶出面，和日本、帝俄等國的使節辦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後來，吳長慶的軍隊先後撤出朝鮮，我父親仍然留在那裡。他的名義是「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

戰爭爆發的前夕，他才奉命歸國。他在朝鮮的這一段經歷，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諳外交」的好名聲，爲以後他的小站練兵以及後來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據他以後說起，當他準備回國的時候，忽然得到了一個秘密的情報，說是朝鮮的東學黨打算在他回國的途中派人謀殺他。他爲了避免發生意外，便化了裝，改變了回國的路線。就這樣，他才得以安然脫險。

小站練兵搭上內線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我父親便接受了「訓練新建陸軍」的命令，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練兵」。他在經辦這個差使的時候，深深地知道：當時官場中的慣例，僅有朝中大員對他的推薦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走內線。恰巧他從前在旅途中結識的阮忠樞，這時候正在李蓮英的弟弟家裡處館。這個李蓮英弟弟的家，實際上也就是李蓮英的家。我父親就通過這個關係和李蓮英拉上了交情。等到醇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保舉他來訓練新軍的時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這件事，李蓮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父親是沒有受過軍事教育的，但是他自從投效吳長慶的慶軍以後，對軍事上的事情處處留心。他一方面細心鑽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面，不論部隊出操或是野外演習，他都跟着觀看。他所以這樣做，表面上說是監督查考，實際上却是跟着學習。他覺得「這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就這樣，他漸漸地

由外行轉變成為內行。據他自己說，他對小站練兵時期的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弁目，幾乎都能認出他們的面目，叫出他們的姓名，並且還能大致了解他們每個人的心性脾氣以及他們的長處、缺點。他還特別注意抓住發放餉銀的事。爲了杜絕過去軍營中慣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額、冒領等等，在每月發放餉銀的時候，他一定親自點名，按名發給。就由於他這樣地認真辦事，因而他所練的新軍，在當時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後來任軍機大臣的時候，張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軍機上的。張之洞也是一個熱心於編練新軍的人。有一次在閑談中，張向我父親問起練兵的秘訣。我父親說：「練兵的事情，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其實也很簡單，主要的是要練成一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着官和錢，一手拿着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從就吃刀。」有人說，他在小站練兵的時候，利用金錢和地位進行收買，所以當時的官兵們都對他有這樣的看法：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聽命於他，才能升官發財。

他籠絡人心的方法，還有另外的一套。上面所談到的阮忠樞，那時候正在他那裡當文案。他們兩人是老朋友，他對阮是另眼相看的。有一天，阮忠樞向我父親說，他在天津某妓院裡認識了一個叫做小玉的妓女，他們兩人感情很好，想納小玉爲妾。我父親當即說，這是有碍軍譽的事情，嚴正地當面駁斥了。阮忠樞覺得，這既是關係軍譽的大事，長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罷。過了不久，我父親說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

下車後，天色已晚，我父親便邀他先去看一個朋友。他們走進一個院門，看到屋子裡鋪設得異常華麗，堂上紅燭高燒，並且還擺着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裡屋，便見一個丫頭一面喊着「新姑爺到啦」，一面從裡間屋裡攙扶出一個新娘打扮的俏麗佳人。阮忠樞當時不明所以，真個是如入五裡霧中，及至細細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個小玉。原來，我父親在阮忠樞和他商議之後，就秘密地派人給小玉贖身。等到把事情辦理妥貼了，他才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更加忠實地給我父親效勞，一直到洪憲帝制時期，還是始終如一的。

山東剿匪保境安民

後來，在戊戌維新的第二年，我父親升任山東巡撫。據他以後說起，他在山東巡撫任上，一共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剿辦山東境內的所謂「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國聯軍入侵時期「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他爲了了解山東全省各府、州縣官民的情況，時常派員出去分頭密查。他在派員密查什麼事情的時候，總是先派一個人去，接着再派另一個人還是到同一個地點查同一件事情。這兩個人對着他直接負責，彼此之間誰也不知道還另有一個人在做着同一件工作。如果這兩個人所查的結果，互不相同，他就還照以前的辦法另外再派兩個人分頭去查，然後再把這次所查的結果和上次的互相對照。對查報實在的給予獎勵，對那虛報不實的給予處罰。以後他在直隸總督任上，也還是經常使用這種方法。他後來常對我們

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够舉措適當。如果受着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那有不做錯事的？」他每次說這種話的時候，一定要舉出上面的那個辦法爲例。看起來，他對於那樣的做法，是感到得意的。辛丑和約簽訂以後，李鴻章病死了。我父親奉命繼李鴻章之後，由山東巡撫升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現在只準備談一談他在這個時期的兩件事。一件是，清廷認爲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我父親在八國聯軍入侵時期，共保東南疆土，勛勞卓著，同晉太子少保銜。太子少保本來是一個空銜，但在封建王朝得到這個頭銜，是很榮耀的。我父親特別喜歡這個頭銜。他最喜歡人們稱呼他爲「袁宮保」。所以我們家的佣人們，在他沒有做總統以前，是一直稱呼他「宮保」的。另一件，是大哥袁克定告訴我們的。當西太后和光緒帝「回鑾」以後，由於宮內被外國軍隊住過一個時期，遭到很大的破壞，特別是宮殿裡的陳設，絕大部分都被搶走或毀壞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親「陛見」的時候，要他趕緊籌集款項來置辦這些物品。當時直隸省內的很多地方還沒有恢復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攤派，也是緩不濟急。他爲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經設法籌措了一些款子外，還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來商議。他說他要暫時借用他們的私人款項來墊辦，以後再陸續歸還。可是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訴起窮來。我父親一見如此，只得暫時作罷。接着，他便不動聲色地派一個人和天津的幾個

大票號如蔚長厚錢莊等接洽，說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們票號裡，問他們利錢能給多少？他們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這個人一面假稱聽說別的票號裡的利錢比這個數字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號裡的人繼續磋商。票號裡的人爲了取信於他，就先後把帳簿拿了出來，並將某官署或是某官個人的存款數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給他看。這個人就把各個有關的個人存款數字，一共約有一百餘萬兩，一一記清，回復了我父親。過了兩天，我父親又把上面這些人請來，和他們說了大致經過，然後說：「這些票號的掌櫃實在太可惡，他們竟敢冒用諸公的名義來招搖撞騙。爲了懲戒他們，我已經把這些冒名頂替的存款暫時借用了。」

我父親自從投奔吳長慶，得到他的提携以後一直一帆風順，飛黃騰達。他在清朝最後的一個官階是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過了一年多的時間，西太后和光緒帝相繼死去，皇位由醇王載灃的兒子溥儀繼承，載灃監國攝政。有一天，慶王奕劻向我父親透露說，載灃將要有利於他的舉動，最好趕快躲避一下。這時候，楊士驥（他是當時直隸總督楊士驥和後來我父親倚如左右手的楊士琦兩個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鐵路督辦，便在夜間護送我父親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順德飯店。我父親原想由天津逃往日本。可是，我父親的門生楊士驥得到消息以後，立刻派他的兒子兩次到利順德飯店說明利害，勸我父親回京，他自己却避嫌沒有出面。我父親接受了楊士驥的建議，這才又回到了北京。

回籍養病彰德隱居

我父親回到北京以後不久，就接到了讓他「回籍養病」的命令。這時，他內心的恐懼，才慢慢地緩和下來。當時彰德的住宅正由大哥袁克定監工修繕改建，尙未完工。我父親便帶了第五、第七兩個姨太太由北京先到河南輝縣暫住。我們家裡的人原來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錫拉胡同的住宅裡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天津，借住在梁寶生（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的家裡。我父親到了輝縣，最初真是「閉門思過」，後來才漸漸活動起來。直到一九〇九年五月間，彰德北關外垣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親才讓入把所有家眷接來一同搬入新居，開始了他的「隱居」生活。

我父親的隱居生活，是有着他的長期打算的。我父親在垣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別墅，洹水流過它的前面。這所別墅原有的房子並不很多，大哥所監工修建的，只是我們家裡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還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們父親搬進去以後才陸續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牆，院牆周圍還修築了幾個炮樓。當時的地方當局，還派兩營馬隊（叫做馬一營、馬二營）駐在那裡護衛着，看起來彷彿是一個寨子似的。在這個「寨子」裡，修建了一些「羣房」，部分男傭人的家眷就住在裡面。此外，還開闢了菜園、瓜園、果木園、桑園等各種園子，也飼養了豬、羊、雞、鴨之類的家畜家禽，以備全家上下日常食用。我們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

，它們另有一道牆圍繞着。他裝修了一座花園，取名「養壽園」。他雇人在養壽園裡疊石爲山，栽種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棗等果木樹；還把洹水引進園裡，開鑿了一個大水池，池裡種植了一些荷、菱之類，養殖了很多活魚。我父親喜歡吃些魚，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用池裡的活魚做給他吃。記得每年秋天，他還帶着我們在水池內養蟹，每個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來餵養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時候，大家都興高彩烈地自己捕來自己吃。池內還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須坐船才能到達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圓的時候，我父親常和全家人划船過去，在那裡吃飯賞月，他有的時候獨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蕩舟賞月。我母親會彈七弦琴。這個時候，他對着皎潔的月光，聽着悠揚的琴音，是十分高興的。有的時候他倆一邊賞月一邊下圍棋，偶然一語不合，也會鬧起氣來。有一次我母親竟氣得把棋盤、棋子都扔到水裡了。

我家當時上下人口是很多的。爲了籌措這許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親早就在彰德置買了不少田地，因此糧食是不成問題的。那時候，園裡又飼養了家畜、家禽、活魚，因此副食也就供應無缺。園子裡產的瓜果等類，還可以賣到市上換回錢來。他甚至在南方請來了一些蠶娘和紡紗娘（這些人都住在宅子外面的「羣房」裡），讓她們養蠶和繅絲。繅出來的絲，就送到他在彰德所辦的紡紗廠織成綢緞出售。他時常帶着家人去看她們餵蠶、繅絲。同時，也讓各房自己支配餵蠶，自己繅絲，所得的絲價就歸各房自己支配

。家裡選用了一個姓葛的探買，每天總要進城採辦一次。每隔兩、三個月，還要專程到天津、上海購買那些彰德買不到的吃、穿、用的東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總是逐一向各房問明需要買些什麼。這時，各房就開列清單，交他辦理。所有需用的款項，都是由賬房支付的。

這裡要着重談談我父親的所謂「隱居」生活。他每天起床後，就和我三伯世廉（當時因病由徐州道解職後來彰德，住在宅子裡的西院，後來病重身死，我五叔又搬來同住）下棋談心。有時他就獨自到花園內釣魚。他會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漁舟上靜坐垂釣的照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親戚來看望他的時候，也時常和他們下棋來消磨時光。他時常把河南墜子和「椰子戲」的藝人叫來演唱。在過年的時候，總有他的一些「北洋」老部下來給他拜年；同時，住在項城老家裡的我六叔等人，也來滬上和他共度佳節。這時候，他就叫人傳北京劇界的名角，如譚鑫培、王瑤卿、王惠芳、楊小朵、德珺如等來唱「堂會」。這種「堂會」戲，在他的生日和正妻子氏整壽的時候，也同樣是「傳」來唱過的。

記得有一天，大概是在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正是川漢鐵路國有事件剛剛爆發的時候，端方（他是我父親的把兄弟）奉旨南下查辦。端方特地前來彰德和我父親面談，我父親當晚還放映電影來招待他。他們談話的內容，自然是保密的。他們在這次會面中訂下了兒女們兩門親事：一個是，二姐仲禎許給端方的侄子；另一個是，端方的長女許給五哥克權。後來，端方端錦兩人

同時在四川資州被殺身死。端方弟兄四人的家眷都改成漢人裝束逃難到彰德來。他們匆匆前來，人數很多，只得暫時在各房擠着住，以後才先後離去。

寫詩自娛待時而動

我父親在做官的時候很少做詩，但回彰德以後，有時也和前來訪問的友人們互相唱和。他曾把這些唱和的詩句，編為「圭塘唱和詩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橋名。記得在詩集裡有這樣幾首：

次王介艇丈游養壽園韻

乍賦歸來句 林樾舊雨存
卅年醒塵夢 半畝辟荒園
雕倦青雲路 魚浮綠水源
漳洹猶覺淺 何處問江村

和江都史濟道女史月下游養壽園詩

曾來此地作勞人 滿目林泉氣勢新
牆外太行橫若障 門前洹水喜為鄰
風烟萬里蒼茫繞 波浪千層激蕩頻
寄語長安諸舊侶 素衣蒼浣帝京塵

登樓

樓小能容膝 檐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斗 翻覺太行低

晚陰看月

棹艇撈明月 逃蟾沉水底

搔頭欲問天 月隱烟雲里

自題漁舟寫真二首

(其一)

身世蕭然百不愁 烟蓑雨笠一漁舟
釣絲終日牽紅蓼 好友同盟只白鷗
投餌我非關得失 吞釣魚却有恩仇
回頭多少中原事 老子掀須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總悠悠 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 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 嘆息神州持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 烟蓑雨笠一漁舟

他的詩確實做得不算好，但是從詩裡卻可以看出一些自負和不甘寂寞的複雜心情。如「素衣蚤浣帝京塵」、「吞釣魚却有恩仇」、「搔頭欲問天，月隱烟雲裡」等詩句，表達了他對清廷不滿的情緒。又如「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等句，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時而動的心機，表明了他在彰德隱居的實質。事實上，他確不是一個逃避紅塵、滄泊名利的隱士。他雖然身居鄉村，却時常有一些朝野要人來看望他，詢問他對於當時某些事情的看法。像上面所說的端方，就是這些要人中的一個。那時，他每天要接到很多從各方面發來的信

件和電報。爲了處理這些信、電，他每天上午要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來辦理「公務」，他設置了一個電報房，從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強聯繫。他向各方面伸出了觸角，等待着再起的時機。

辛亥革命爆發，我父親終於得到了「東山再起」的機會。這時候，清廷爲了鎮壓在武昌起義的革命軍隊，派了陸軍部大臣蔭昌帶領馮國璋、段祺瑞率北洋軍兩鎮南下「討伐」。當蔭昌和馮國璋經由京漢鐵路南下的時候，都曾先後在彰德下車來看望我父親，並且徵求他對於國事的意見。我父親當時對蔭昌表示：「久居鄉野，對國事未敢置辭。」可是對他的老部下馮國璋，却指示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針，馮國璋確實是依照他的指示來執行的。因此，北洋軍隊雖然已經陸續南下，但並不積極行動，也不認真聽從指示。這就使得那身居總司令的蔭昌陷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清廷在萬分不得已的情況下，先是起用我父親爲湖廣總督，他不肯就任。後來又召回蔭昌，改派我父親爲欽差大臣，節制調遣水陸各軍，他仍然不肯就任。最後任命他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他這時如願以償，才答允出山。

候三姨太太的住房緊靠着另一個院子裡的廂房。我父親就在這廂房裡辦公和會客。這兩排房屋，雖然不是一個院子，但後窗戶却是緊對着的。我們在夜裡三、四點鐘一覺醒來，總是望見那邊廂房裡電燈還亮着，還彷彿聽見那邊有說話的聲音。

最後，我父親決意出山。全家上下聽說以後都非常高興。在他臨走的頭一天晚上，全家團聚在一起吃飯。他看到大家那樣歡樂却嘆了一口氣說：「你們不要太高興了，我是不願意出去的。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好好回來啊！」話雖如此說，他却畢竟是東山再起了。

在他出發以後，有一天，我們家裡忽然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是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吳是同盟會的秘密成員，負責聯絡北方清軍起義。）要派人殺害我們全家。這時候，全家上下驚慌萬分，毫無辦法。我們小姐妹們更嚇得手足無措。二姐曾天真地對我說：「要是真來殺我們，我們就頂着花盆藏到花園的池子裏去，他們自然就找不着我們了。」不久又傳來消息，說是吳祿貞在石家莊車站遇刺身死。在這次事件之後，我父親考慮到，今後我家如果遷住在彰德，未必不再發生同樣事件，就讓我們全家分批搬到天津。當時我們在天津是分別住在幾個地方的：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義租界，其餘的二、三、五、六、八、九六個姨太太和我們小兄弟姐妹們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樓「礦務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親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務部（民國時期改名爲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爲外交部街）內。記得

當時第一批來京和他同住的是五、六、八、九四個姨太太和二姐同我姐妹二人。

當我們到達北京的時候，正是我父親介於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間居中折衝的時候。有一天，他乘坐雙套馬車由宮裏回家，在走到東華門大街將近東口的時候，忽然有人從當時有名的飯館「東興樓」的樓上扔下三顆炸彈。其中的兩顆當時爆炸，除了我父親的頂馬（舊時達官貴人出行，前有一、二人騎馬先導，稱爲頂馬。）袁振標當場被炸死以外，還有另一頂馬杜保和雙套馬車的兩匹馬，都被炸成了重傷。杜的傷勢很重，過了不久也就死去。另外一顆炸彈扔到「東興樓」下便道上自來水龍頭旁邊的水坑裏去了，沒有爆炸。那兩匹馬被炸傷以後便如飛地奔馳起來，車上的馬夫雖然緊緊地勒繮繩，也勒它們不住，只得任着這兩匹傷馬飛快地跑，一直到它們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務部門口方才站住。這兩匹馬因爲受傷過重，終於死去了。我父親僥倖，當場既沒有受傷，又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官邸。因此，他在見到了我們之後，只簡單地說了一下當時的情況，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來。據跟我父親出去的男傭人事後談起，當時那兩匹馬都被炸傷了肚子，傷勢很重，如果立時都死在「東興樓」門前，宮保的性命是會發生危險的。

在這次刺殺事件發生後的不多時間，我們就聽得有人來說，當場捕獲了五個「兇手」。據說，都是孫中山派來的革命黨人。同時，還在「東興樓」樓上發現了另外的兩顆炸彈，都是用蒲包裝着的，只是還沒有來得及扔出去罷了。我父親

在這次事件中雖然並未受傷，但以後對清皇室的交涉，都讓他的助手代他辦理，他本人却從此不再出門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務部的門口扔了一顆炸彈，當場並沒有炸傷什麼人，只是我父親的辦公室窗戶上的玻璃受爆炸聲浪的衝擊，形成了許許多多的水紋。他為了避免發生危險，此後就聽從家裡人的勸告，搬到地窖子裡辦公去了。有一天，我聽得我母親驚慌地說了一句：「招兒（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了禍了！」原來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竟自把刺殺我父親、原來要判處死刑的兇手，給放走了一兩個人。可是我父親對於這件事並沒有深究。

臨時大總統綺夢

清王朝的「宣統皇帝」宣布退位以後，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五人為「迎袁專使」，前來北京迎接我父親南下，就任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北京城內又發生了第三鎮兵變的事件。兵變的借口是反對我父親離開北京。事後聽說這次兵變的把戲，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鎮統制曹錕搞起來的。我父親事先並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樣，我父親終於在南京政府的妥協下，在北京宣誓就職。

當我父親宣誓就任臨時總統以後，又過了一個時期，清皇室讓出了中南海。我們就又從當時所住的鐵獅子胡同陸軍部（現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宿舍）搬進了中南海。我父親自從住進了中南海，就沒有再出過新華門一步。這是因為「東興樓」門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餘悸猶存。而且，大約

在我們搬進中南海後不久，府內也發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說是有一個人把炸彈扔到海裡，並未爆炸。這更使得他不敢輕易外出。說他不敢輕易外出，是因為我和我父親同住居仁堂樓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傳車、傳侍衛的人，還要換衣服，這些我不會不知道。可以這樣說，我父親是活着進的新華門，直到死後才被抬着出了這個門。我父親在中南海內先是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接着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後來又自稱「中華帝國洪憲皇帝」。現在分別談談在這三個階段裡有關他的一些情況。

我父親當時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內，有人說他當時住在懷仁堂，是錯誤的。他的辦公室，設在居仁堂樓下東頭的一間大房間裡。樓下的西部，是他會客、開會以及吃飯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還有一處叫做「大圓鏡中」的房子，也是他會客的地方。他在什麼地方會什麼樣的客，是按着來客的身分以及跟他的關係來區別對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圓鏡中」，熟客在居仁堂樓下西部，最熟的就任辦公室會見了。如果來客比較有身分，那麼，會見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變。但是他接見張作霖却是個例外。張作霖是當時的二十七師師長，他由東北來京謁見我父親。按照他的身分以及他和我父親的關係，是只能在「大圓鏡中」會見的。可是我父親爲了表示對他的優遇，却破例地在辦公室內接見了他。當時辦公室內的北面，安設着一個多寶格子。格子裡擺設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個絲絨盒子，裡面放着四塊打黃金錶。每一個錶的邊上環繞着一

圈珠子，錶的背面是珠瑯燒的小人，樣子是極其精緻的。當時我父親和張作霖分坐在沙發上談話。張在談話的時候，不時地注視離他座位很近的這四塊金錶。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曉得他是愛上了這幾塊錶了，當時就送給了他。我父親在送走了張作霖以後，一路笑着上樓，說明了贈錶的經過，並笑着對我們說：「他真是沒有見過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歡，我就送給他了。」說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來。

我父親的臥室，是居仁堂樓上東頭的一個大房間。他最喜歡二姐和我，就讓我倆住在樓上西頭的一個房間裡。我家其他人的住處，也是經過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況是：我娘子氏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婦、還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們以及西哥夫婦都住在福祿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婦、三哥夫婦，還有一部分小姊妹們，住在卍字廊後邊的四個院子裡；五、六、八、九四個姨太太和她們的孩子們都住在居仁堂後邊的一所樓上。這個樓和居仁堂的樓上，是有天橋可通的。我父親在做大總統期間，每逢陽曆新年，一定要在懷仁堂招待外賓。宴會後，總要有北京京劇界的名藝人來唱「堂會」。那一天，他穿着藍色的總統服，頭上戴着插有白纓的藍色鴨舌帽，胸佩勳章，斜繫大綬。我和二姐當時都有「總統小姐」的禮服：上身是大紅綉牡丹團花的外褂，裡面襯着「和尚領」，繫帶子的淡青色綢襪衣，下面是淡青色綢裙子，紅色緞子高跟皮鞋。這種禮服的樣式，到底是什麼人規定的，那就說不清了。

（未完待續）